

<<我的书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书斋>>

13位ISBN编号：9787505963535

10位ISBN编号：7505963538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作者：季羨林

页数：1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我的书斋>>

### 内容概要

- 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
- 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
- 一本书能增加人的智慧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
- 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
- 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
- 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
- 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
- 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

.....

## <<我的书斋>>

### 作者简介

季羨林，一九一一年八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农民家庭。

他六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为生，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

一九三。

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三四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一九三五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

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一九四六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自一九五四年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等职。

季羨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

此外，季羨林先生还写有大量散文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我的书斋>>

书籍目录

爱书藏书 开卷有益 我的书斋 藏书与读书 我和北大图书馆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最喜爱的书 我的座右铭 我和外国文学 我和书 《胡适全集》序学海纵横 时间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一寸光阴不可轻 谈吴宓 目中无人 学外语 封笔问题治学丛谈 治学漫谈 对国学研究的几点看法 满招损谦受益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广通声气博采众长 谈翻译 汉语与外语 为考证辩诬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治学经验之谈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朱光潜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汤用彤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学习大师的风范——谈赵元任先生

## &lt;&lt;我的书斋&gt;&gt;

## 章节摘录

我的书斋 最近身体不太好；内外夹攻，头绪纷繁，我这已届耄耋之年的神经有点儿吃不消了。

于是下定决心，暂且封笔。

乔福山同志打来电话，约我写点儿什么，我遵照自己的决心，婉转拒绝。

但一听说题目是“我的书斋”，于我心有戚戚焉，立即精神振奋，暂停决心，拿起笔来。

我确实有个书斋，我十分喜爱我的书斋。

这个书斋是相当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了顶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册数从来没有统计过，总有几万册吧。

在北大教授中，“藏书状元”我恐怕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在梵文和西文书籍中，有一些堪称海内孤本。

我从来不以藏书家自命，然而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能不沾沾自喜吗？

我的藏书都像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密友。

我虽然对它们并不是每一本都认识，它们中的每一本却都认识我。

我每一走进我的书斋，书籍们立即活跃起来，我仿佛能听到它们向我问好的声音，我仿佛能看到它们向我招手的情景。

倘若有人问我，书籍的嘴在什么地方？

而手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只能说：“你的根器太浅，努力修持吧。

有朝一日，你会明白的。

”我兀坐在书城，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

以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却仿佛只有我和我的书友存在。

窗外粼粼碧水，丝丝垂柳，阳光照在玉兰花的肥大的绿子上，这都是我平常最喜爱的东西，现在也都视而不见了；连平常我喜欢听的鸟鸣声“光棍儿好过”，也听而不闻了。

我的书友每一本都蕴涵着无量的智慧。

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智慧我是能深深体会到的。

没有读过的那一些，好像也不甘落后，它们不知道是施展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把自己的智慧放了出来，像波浪似涌向我来。

可惜我还没有修炼到能有“天眼通”和“天耳通”的水平，我还无法接受这些智慧之流。

如果能接受的话，我将成为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人。

我自己也去努力修持吧。

我的书友有时候也让我窘态毕露。

我并不是一个不爱清洁和秩序的人；但是，因为事情头绪太多，脑袋里考虑的学术问题和写作问题也不少，而且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寄来的书籍和报刊杂志以及信件，转瞬之间就擦成一摞。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需要一本书，往往是遍寻不得，“只在此屋中，书深不知处”，急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

只好到图书馆去借。

等我把文章写好，把书送还图书馆后，无意之间，在一摞书中，竟找到了我原来要找的书，“得来全不费工夫”。

然而晚了，工夫早已费过了。

我啼笑皆非，无可奈何，等到用另外一本书时，再重演一次这出喜剧。

我知道，我要寻找的书友，看到我急得那般模样，会大声给我打招呼的；但是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我还没有修持到能听懂书的语言的水平。

我还要加倍努力去修持。

我有信心，将来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

只要我想要哪一本书，那一本书就会自己报出所在之处，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

## &lt;&lt;我的书斋&gt;&gt;

这样一来，文思就会像泉水般地喷涌，我的笔变成了生花妙笔，写出来的文章会成为天下之至文。

到了那时，我的书斋里会充满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布满了没有形象的形象。

我同我的书友们能够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

我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岂不猗欤休哉！

我盼望有这样一个书斋。

1993年6月22日 藏书与读书 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

什么叫书？

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下定义。

我们姑且从孔老夫子谈起吧。

他老人家读《周易》，至于韦编三绝，可见用力之勤。

当时还没有纸，文章是用漆写在竹简上面的，竹简用皮条拴起来，就成了书。

翻起来很不方便，读起来也有困难。

我国古时有一句话，叫做“学富五车”，说一个人肚子里有五车书，可见学问之大。

这指的是用纸制成的书，如果是竹简，则五车也装不了多少部书。

后来发明了纸。

这一来写书方便多了；但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藏书和读书都要用手抄，这当然也不容易。

如果一个人抄的话，一辈子也抄不了多少书。

可是这丝毫也阻挡不住藏书和读书者的热情。

我们古籍中不知有多少藏书和读书的故事，也可以叫做佳话。

我们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古籍中寄托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历千年而不衰，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爱藏书和读书的先民。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

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

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

宋版、元版、明版的书籍被视为珍品。

历代都有一些藏书家，什么绛云楼、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等等，说也说不完。

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为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服务。

我们不能不感激这些藏书的祖先。

至于专门读书的人，历代记载更多。

也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的佳话，什么囊萤映雪之类。

有人做过试验，无论萤和雪都不能亮到让人能读书的程度，然而在这一则佳话中所蕴含的鼓励人读书的热情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

还有一些鼓励人读书的话和描绘读书乐趣的诗句。

“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说这种话的人的“活思想”是非常不高明的，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

关于“四时读书乐”一类的诗，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可惜我童而习之，至今老朽昏聩，只记住了一句：“绿满窗前草不除”，这样的读书情趣也是颇能令人向往的。

此外如“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读书情趣，代表另一种趣味。

据鲁迅先生说，连大学问家刘半农也向往，可见确有动人之处了。

“雪夜闭门读禁书”代表的情趣又自不同，又是“雪夜”，又是“禁书”，不是也颇有人向往吗？

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据浅见所及，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

因此我才悟出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这一条简明而意义深远的真理。

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书籍传流下来的。

到了今天，我们全体炎黄子孙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回避不掉的。

## &lt;&lt;我的书斋&gt;&gt;

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我和北大图书馆 我对北大图书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潜伏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过。

最近图书馆的领导同志要我写一篇讲图书馆的文章，我连考虑都没有，立即一口答应。

但我立刻感到有点吃惊。

我现在事情还是非常多的，抽点时间，并非易事。

为什么竟立即答应下来了呢？

如果不是心中早就蕴藏着这样一种感情的话，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山有根，水有源，我这种感情的根源由来已久了。

一九四六年，我从欧洲回国。

出国将近十一年，在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的深秋季节，又回到了北平。

在北大工作，内心感情的波动是难以形容的：既兴奋，又寂寞；既愉快，又惆怅。

然而我立刻就到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北大图书馆。

当时我单身住在红楼，我的办公室（东语系办公室）是在灰楼。

图书馆就介乎其中。

承当时图书馆的领导特别垂青，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在楼下左侧。

窗外是到灰楼去的必由之路，经常有人走过，不能说是很清静。

但是在图书馆这一面，却是清静异常。

我的研究室左右，也都是教授研究室，当然室各有主，但是颇少见人来，所以走廊里静如古寺，真是念书写作的好地方。

我能在奔波数万里、扰攘十几年，有时梦想得到一张一尺见方的书桌而渺不可得的情况下，居然有了一间窗明几净的研究室，简直如坐天堂，如享天福了。

当时我真想咬一下自己的手，看一看自己是否是做梦。

研究室的真正要害还不在于窗明几净——当然，这也是必要的——而在有没有足够的书。

在这一点上，我也得到了意外的满足。

图书馆的领导允许我从书库里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放在我的研究室里，供随时查用。

我当时是东语系的主任，虽然系非常小，没有多少学生，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仍然有一些会要开，一些公要办，所以也并不太闲。

可是我一有机会，就遁入我的研究室去，“躲进小楼成一统”，这地方是我的天下。

我一进屋，就能进入角色，潜心默读，坐拥书城，其乐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回国以后，由于资料缺乏，在国外时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找一些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题目，来进行研究。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我需要的资料基本上能找得到，因此还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

如果换一个地方，我必如车辙中的鲋鱼那样，什么书也看不到，什么文章也写不出，不但学业上不能进步，长此以往，必将索我于鲍鱼之肆了。

编辑推荐

我经常处在这种心理矛盾中。

别人对我的赞誉，我非常感激；但是，我并没有被这些赞誉冲昏了头脑，我头脑是清楚的。

我一生勤奋不辍，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但一遇到一个必须深入或更深入钻研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

人们都承认，自知之明极难；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的“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

因此，我从来没有觉得自满过。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